

就地过年也温馨

□ 苦田

入冬以来,国内新冠肺炎疫情大有反扑态势,防控形势严峻复杂。自北京市第一个提出“就地过年”的倡议后,上海、辽宁、湖北、湖南、浙江、广东等地也陆续开始呼吁外来人员就地过年。

“有钱没钱,回家过年。”春节是我国最隆重最热闹的传统节日,“回家过年”是每个人特别是外来人员最盼望的事。过年就意味着要与家人团聚,完成吃年夜饭、走亲戚、拜大年、放烟花、舞狮子、耍龙灯等一系列活动。对于常年漂泊在外的游子们来说,即使跨越千山万水,也要想尽办法回家过年。

然而,天有不测风云。受全球新冠肺炎疫情影响,我国面临“外防输入、内防反弹”的巨大压力,河北等地出现散发性确诊病例,令疫情传播、扩散的风险加大,使得各地防控形势严峻。为贯彻落实国家春节期间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部署,持续巩固来之不易的疫情防控成果,确保大家度过欢乐祥和、平安健康的节日,永康提出“就地过年”的倡议。

首先,就地过年可以大大减轻

防控压力。据统计,我国目前有将近2亿名外出人员,如果其中一些外出人员从中高风险地区回家,当地工作人员就要对他们进行核酸检测,或居家观察,或集中隔离,工作量之大,可想而知。说不定,这些人员还会带来病毒传播风险,给当地造成恐慌。不添乱,就是为国家作贡献。

其次,可以大大减轻春运压力。近年来,虽然高铁、动车、航运、高速公路已快速发展,私家车进入寻常百姓家,但春运期间的“一票难求”依然存在,难以满足广大群众回家过年的需求。如果大家积极响应“就地过年”的号召,不仅可以大大减轻春运压力,节省交通费用,还可避免旅途劳顿,一举多得。

天下没有远方,人间都是故乡。其实,每个外来人员都有了第二故乡,有的全家人在外地生活、工作了几十年、10多年甚至20多年,有车有房,有了外地户口,对外地的风土人情了如指掌,完全融入了外地的生活。因此,特殊时期在外地过年也是自然不过的事情。例如,笔者和家人在永康工作了20多年,早

就成了新永康人,对这里的一草一木比老家的还熟悉。今年,我和妻子打算积极响应“就地过年”的倡议,在永康过一个平安、幸福、祥和的春节。记得2020年春节期间,我们回家过年,不能走亲访友,不能外出散步,宅家抗疫整整40天,度日如年,十分难受。说实话,就地过年,比老家农村热闹多了,可以在市区逛逛街,游游公园,在图书馆看看报,翻翻书,在郊区爬爬山,然后打开微信和家人、朋友聊聊天,抢抢红包。你说,这样过年开心不开心?

其实,平安健康比回家过年更重要。万一在回家途中感染病毒,被集中隔离观察,春节期间不仅不能合家团聚,还要自己承担巨额费用。这样回家过年还有味道吗?

万水千山总是情。只要有情义,即使远在天涯海角,也像近在咫尺,过年都一样。随着信息化、智能化的深入发展,我们即使就地过年,也能通过微信向长辈拜年,向亲戚朋友送祝福。这些网上过年,也同样饱含温馨,照样团团圆圆、热热闹闹,充满欢声笑语和浓浓的年味!

不负年月

□ 胡树彬

周末阳光异常静谧,我从一片山间别墅群缓步走出。同行的队友说,这种前后带花园的房子,真的太适合你了,你需要一间很大的书房,不,应该是两间或者三间,因为一间书房已经装不下你那些书了,它们已经挤满了客厅、卧室、车库和储藏间,你必须尽快把它们弄走,给它们找一个非常适宜的去处,否则我会趁你不在家,把他们打捆卖掉。

队友絮絮叨叨,目的是想让我下定决心,买下那套位于温泉小镇的房子,上下两层,前院后园,绿篱作墙,屋顶还可以做成空中花园或玻璃阳光房,可谓环境优美,空气清新,温泉自来,的确宜居不过。为此,队友已经筹集了首付,然而我的工资,每月刚好够还房贷。

我已经还了很多年房贷了,先是一套,后来是两套。为了守望故乡,为了守望父亲的坟茔,若干年前,我回老家县城买了一套房子。

在此之前,我曾在老家镇上买下一块宅基地,准备告老还乡时建房养老。年轻时,我在一所乡村小学任教,教过一年级和六年级,也教过二年级、三年级的复式班,不能说有多艰辛,也不能说有多快乐,唯一的念想就是调进城里。

那是万元户横行天下的年代,我还不到20岁,年收入不过两千元,所有梦想似乎都已荒芜,教师节那天几番走上领奖台,从镇长手里接过三五张奖状和几百元奖金。同事们非常羡慕,因为那几张纸页,是他们渴盼已久,甚至皓首穷经都没能拥有的。但我却满不在乎,因此有人预测,这小子肯定待不长。

几年后,我果真进入党校学习,然后脱离教育系统,此后脚步越走越远,最后脱离体制,朝着太阳升起的方向,走向梦一样深邃的星空。面对浩瀚繁星,我找到了属于自己

的位置,慢慢走出无边的苦难,努力接近梦想,用双手创造幸福。

每一份成功都来之不易,为了更加接近梦想,我付出了别人两倍以上努力。我不抽烟,不喝酒,不打牌,每天凌晨三时起床,不溜须拍马,不曲意逢迎,尽量实事求是,尽量坚守底线,尽量……许多的尽量和坚守,让我付出了沉痛的代价。但我依然故我,就像此刻聆听队友的唠叨,不烦不躁。

反正我已经做惯了房奴,如果真的值得,也乐意继续再做。我爷爷五十多岁就去世了,我父亲五十多岁就去世了,最心疼我的二叔也在五十多岁去世了。父亲走后,我一直将他的享年当作生命的倒计时,时刻提醒自己,生命就这么短暂,光阴不容浪费。我小名为骏,骏马的骏,因此我也做到了“不用扬鞭自奋蹄”。我的自律,时常让身边的亲友感到惭愧。

但最近我想通了,我家族基因还是比较长寿的,我的祖辈、曾祖辈、高祖辈中,八九十岁的老寿星比比皆是,我爷爷、父亲和二叔之所以英年早逝,完全是劳累过度的原因,此外就是抽烟、喝酒。我爷爷是典型的烟枪,我父亲是有名的酒侠,都令人厌烦。因此,我不想有任何不良嗜好。

队友说:“我真的很喜欢那房,相信你会也喜欢。”

是的,看到它的第一眼,我就喜欢上了,因为我家原本也有这么一栋房。记忆中,每有客人来访,或是轮到我家请客喝酒,父亲就会站在楼梯口,张开双臂,露出笑颜,远远地朝着客人大声喊道:上来,上来!随后,他们喝茶、聊天,欣赏父亲或二叔的书法。有一次,不知是谁送了父亲一幅《卧虎图》,父亲观画有感,挥毫写下一联:卧虎思谁 苍松问甚?

父亲在书法上也颇有造诣,尤

其喜欢章草,笔力遒劲,气势不凡。当时我还年幼,识字不多且思维狭窄,把“思谁”读成“思堆”,把父亲和前来做客的堂哥与幺姑父逗得哈哈大笑。笑毕,堂哥随手找出一张唱片,叫我放进唱机,他们要到露台上边听音乐,边下棋消遣。

我接过唱片,瞄了一眼,随口说道:“苗子独奏。”

正在洗笔的父亲和端着棋盒的堂哥笑得前仰后合,幺姑父的脸却涨得通红。“苗子”是对苗族的蔑称,当着苗族人的面说出来,是“当着竹林挖竹根”,而我这位幺姑父(其实是认的干亲),恰恰就是一名苗族汉子,跟堂哥一样,因父辈荫庇,接班顶替,不费吹灰之力,二十几岁就当上了乡长。

我被笑得莫名其妙,再次仔细辨认,原来是“笛子独奏”。

又再过了若干年,我到党校脱产读书,幺姑父辞去公职,下海经商。有一天,他突然到单位找我,让我借他点生活费。他彼时湿得如此落魄,我没理由不帮他,于是掏出身上的钱递给了他。他接过钱匆匆离去,既没道谢,也没道别,看着他苍凉背影,我不由一阵心酸。

此时此刻,在队友的唠叨声中,关于我家那栋小楼以及与小楼有关往事一幕幕袭来,再加上冬风萧索、草木凋枯,让我想起父亲的生辰即将到来。我的眼睛酸酸涩涩,被泪水烫得生疼。不经意间抬起头来,刚好看到一间店面,门头写着四个大字:新年快乐!

我仿佛听到新年的钟声,正隐隐约约地敲响。那钟声应和着队友滔滔不绝的“劝说”,将我美好而又心酸的记忆打断、撕裂。在钟声里,我想的不是那房该不该买,或我该不该继续再做房奴,而是如何加倍努力,让下一个年月不再虚度。



把美好的时光
浪费在美好的声音里
朗读频道

永康日报社 永康市作家协会

罗帆诗选

□ 罗帆

退潮

海面不再宁静
搭在沙滩里的帐篷不断往后挪
我以及我的影子
一直退,退到沙滩里
那里或许能埋下一个人的
不安,糟糕的过去

浪花一层掀过一层
仿佛永远不疲倦,它的生命
眷恋着它们彼此间的闹腾
我却在退潮

我已不善于和世人打交道
不善于违和奉承
哪怕是一句善意的谎言
是沙滩上背着硬壳的牡蛎
孤独布置了我的整个世界
柔软只藏在心间,很小的地方
我不再相信无缘无故的靠近
不再相信无缘无故的爱与恨
不再相信无缘无故的幸运
也不再相信一个人的嘴和心
我的心被夏目漱石写在了笔下

我在退潮
一朵不愿随波逐流的浪花

克莱尔与贝多芬

(一)
尽管桂冠从未戴在我的眉宇周围,
我依然自认有拜伦一样伟大的诗才。
约翰·克莱尔在疯人院写下狂热的诗句。
我置身于诗的黑夜,黎明张开无数双眼睛。

(二)
高斯在一八九零年的序言
评价贝多芬的诗:不过是道美味的小菜,
可说是用橄榄和鲱鱼制作的冷盘材料,
这些东西众人不熟,因而显得无关紧要。
我的寡味与母亲捡回的地木耳
如此相似,一膨胀便失去了生命。

雨中神色

雨后的林子有了生气。
大地生长一寸,雨珠似心上人
每株草挂着晶莹剔透的心思。
我未能幸免。“红尘多往事,
往事多红尘。”紫色的小花
乳苣,难与苦菜联想。
黄色的小花,毛茛
小叶铜钱草,天胡荽
白粉的紫叶李。逐一辨认。
万物精灵。
好奇是所知甚少的伴侣。
我张望着中年的瞳孔,
却遗憾得像个孩子。